

一切,从那封情人节来信开始。

2007年,情人节前夕。罹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十年的丈夫,在凌晨三点挣扎着挪到桌边,用已不听使唤的手撑着。整整三个小时,写了518个字情书。骗妻子是投诉信,寄到了区妇联。

在这封特殊的“情书”里,他写道:“今天,我含着眼泪向你们反映我妻子十年来对我的恩情,以表达我说不尽的歉意和感激之情……”

是因为这封信,我们去采访他们的故事。即便时隔五年,我依旧记得,踏进房间时,扑面而来的“白”。太艰难,家徒四壁到真的只剩墙和床了,因此显得居室特别白。我们心里预设的,也许是个更为苦楚的形象。但这位妻子,笑得这样爽朗,犹如清晨扑落到窗台的鸽子。她是笑着走进屋子的。

我们一屋子人等着她。但她并不看我们,而是先走过去,为轮椅上的丈夫整理头发。犹如蜜月中的爱侣,那甜蜜的小动作。

他们,本可光彩照人。妻子年轻漂亮,丈

夫事业有成,还能烧一手好菜。婚后,她做了回“娇妻”——直到他生病。她才三十出头,又没有孩子,他真怕她会走。可她没有。工作没了,房子卖了,生活水平节节降低,从市中心辗转到了偏僻的浦江镇。妻子还是没走。医生说,只能活三年,妻子悉心照料,他活了一个三年,又一个三年。

家里很久没进荤菜了,偶然买一点肉,她包了馄饨直往他嘴边送。他发怒了扔在地上,她捡起来洗了洗就吃。这次他怕得浑身颤抖,不是怕她走,是怕她不走,怕自己拖累。他签好了离婚协议书,

还联系了自己在美国的朋友,求他做媒。但妻子说,我怎么可能离开你。

那次,采访间隙,妻子去厨房煎药。先生头歪在肩上,呜里呜里地发着声音。两只眼睛直直看着我们,挣扎着说“求……让她走……劝劝……走……”一边说,一边口里的唾液抑制不住地流下。一位女记者轻声说,“别这样,这样好的妻子陪着你,是缘分哪。”那做丈夫的,双眼一闭,头倒在椅背上,这回说得分外清晰——“孽缘!”再睁开时,竟满满是泪。妻子进屋,对一脸鼻

《诗铎》首辑问世以还,得到学界同道和广大诗词爱好者的关爱,为此,我们编辑部的全体同仁,谨向所有的来稿者、建言者、批评者以及一切关注本刊的朋友们致深致谢忱。同时,我们还想借《诗铎》二辑刊行之际,对本刊的办刊宗旨再作一点说明。

我们认为,自魏晋以迄明清,旧体诗词经历了发生、发展、兴盛、衰微的过程,一方面,它在形式上已臻于完美、达于极致。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关系,它的创作已经永远地告别了主流文学,而成为一种小众的雅事。因此,

我们主张,对于旧体诗词的创作,重要的是传承而不是创新。基于上述观点,我们的刊物在作品的取舍上就

涕口水的丈夫只是笑。她为他擦脸,一边指着窗外说:“瞧我阳台上,晒的都是毛巾,因为家里有个毛头呀。”那一刻,我注意到,虽然寒酸,但家里窗明几净。地板厨房,无不干净得发亮。初春傍晚的光线照在阳台上,满满两竹竿的白毛巾在风中轻轻摇曳。我看见他滴落在扶手上的泪,一时酸涩难言。

她说:“我如此幸运。有人的亲人得急病一下子就去了。而他给了我尽心的机会。”

五年,我从未忘记他们。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从浦江镇来的社区志愿者,我特意去问“认不认识这对夫妻?”社区志愿者说:“可巧了,我是他们邻居呢。丈夫三年前已过世,妻子已50岁了,在社区做志愿者。”又说“她现在孤身一人,太可怜了。”我想接口说:“她并不可怜。”但我,何尝有立场这么说呢?

在那封情书里,丈夫终于将那些难以说出口的话写下:“你的恩情我下辈子也还不清。”报恩或不忍,尽责或守义,岁月渐渐把有些东西揉进爱里。然而,它们无损于爱的纯粹,反而使爱变得更坚韧。

后来采访,遇到过为子女相亲言必问房产的父母、信奉“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女大学生、在离婚登记处锱铢必较的夫妇、抛下植物人太太的新婚丈夫……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这时,我会想到这封情书里的妻子。

她干净雪白的陋室,她面孔上可辨的昔日的美貌,她的笑,她阳台上一直晒着的,散发着肥皂香的雪白毛巾。

《诗铎》二辑弁言

陈思和 胡中行

避诗病,填词须严格遵守词律。当然,这只是我们这本刊物对来稿的特定要求,并借此表达一种观点而已,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们深知,在当今的旧体诗词创作领域,各人有各人的主张,各人有各人的实践,是不可能由谁来“一统天下”的。

特别需要重申的是,我们在形式上讲究格律,不重雷池一步。但在内容上,则主张贴近生活、写出时代特征,坚决反对“强说愁”之类的泥古做派。所以,如何用传统的形式来展现崭新的内容,就是我们重点思考、努力解决的课题,也是这本《诗铎》最根本的办刊宗旨。

任何一门艺术,要真正得道,就须反复欣赏,仔细品味。相比之下,音乐尤甚。

一部(首)歌剧、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奏鸣曲,你聆听了几次、几十次,都不为多,且越品越入味,乃至到了“欣赏晚期”才豁然开朗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什么能如此呢?首先,是人的感官生理决定的。人的视觉能比较容易感知外部世界,所谓“一目了然”,而听觉就局限得多。所以,大部分艺术都是通过眼睛欣赏的,唯有音乐是通过耳朵欣赏的。

其次,视觉欣赏属于空间艺术,耳朵欣赏属于时间艺术。视觉可以随欣赏者的意愿长久停留,如放慢时间读小说、品画;而时间是稍纵即逝的,音乐在演奏时是不停流动的,如果欣赏者稍不留神,一段旋律、几个和声,过了也就过了,要想再度欣赏,只有等下回了。即便是录音,你如果没听明白一段音乐,再倒退重播,那样的感觉也会是支离破碎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往往是多声部、多旋律、多织体的,人耳在一次性聆听时,难免会“顾此失彼”。比如欣赏同一部交响曲,今天会发觉小提琴声部中有一段若隐若现的独奏,明天会听出某个乐章的结尾原来是一段赋格,后天又会发现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四个乐章中,前面三个乐章都是以弱奏结尾的。

以上种种,都说明音乐确实需要反复聆听。有不少乐迷喜欢版本比较,其实版本比较就是反复听、反复欣赏的过程,这样既达到熟悉曲目的目的,又能品味到哪怕是很微小的不同的演绎、演奏、演唱的乐趣和特色。在艺术欣赏中,只有音乐,需要有同一首曲目大量重复上演和大量不同版本的比较。同一个题材同一个场景,由不同的画家来画,有,但不多;小说中,只有翻译小说,才有不同译本一说,但其数量与音乐版本远远不能相比。

反复听,就需要一定的耐心。有人能听流行音乐,但对古典音乐迟迟不入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反复听的耐心。流行音乐相对简单,直截了当,有时听一遍就进去了;古典音乐听一遍就全明白的,似乎少见(当然,古典音乐中也有相对通俗的曲目)。然而,艺术欣赏有一个规律:越易入门,离开得可能也越快;越难入门,要么不入,一旦进入,就越迷越深,成为终身享受。

手稿,传达出沉着宁静的气息,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也让人遥想当年肖邦在这里出生、成长、与父母姐妹亲密相处的美好时光。

虽然无知于音乐,可我还是情不自禁被肖邦的钢琴乐谱手稿,传达出沉着宁静的气息,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也让人遥想当年肖邦在这里出生、成长、与父母姐妹亲密相处的美好时光。

虽然无知于音乐,可我还是情不自禁被肖邦的钢琴乐谱手稿,传达出沉着宁静的气息,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也让人遥想当年肖邦在这里出生、成长、与父母姐妹亲密相处的美好时光。

虽然无知于音乐,可我还是情不自禁被肖邦的钢琴乐谱手稿,传达出沉着宁静的气息,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也让人遥想当年肖邦在这里出生、成长、与父母姐妹亲密相处的美好时光。

虽然无知于音乐,可我还是情不自禁被肖邦的钢琴乐谱手稿,传达出沉着宁静的气息,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也让人遥想当年肖邦在这里出生、成长、与父母姐妹亲密相处的美好时光。

虽然无知于音乐,可我还是情不自禁被肖邦的钢琴乐谱手稿,传达出沉着宁静的气息,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也让人遥想当年肖邦在这里出生、成长、与父母姐妹亲密相处的美好时光。

虽然无知于音乐,可我还是情不自禁被肖邦的钢琴乐谱手稿,传达出沉着宁静的气息,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也让人遥想当年肖邦在这里出生、成长、与父母姐妹亲密相处的美好时光。

虽然无知于音乐,可我还是情不自禁被肖邦的钢琴乐谱手稿,传达出沉着宁静的气息,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也让人遥想当年肖邦在这里出生、成长、与父母姐妹亲密相处的美好时光。

虽然无知于音乐,可我还是情不自禁被肖邦的钢琴乐谱手稿,传达出沉着宁静的气息,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也让人遥想当年肖邦在这里出生、成长、与父母姐妹亲密相处的美好时光。

虽然无知于音乐,可我还是情不自禁被肖邦的钢琴乐谱手稿,传达出沉着宁静的气息,让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也让人遥想当年肖邦在这里出生、成长、与父母姐妹亲密相处的美好时光。

写下这个题目,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上海这个藏龙卧虎之地,画家当以万计,但书画兄弟又有几何?除却已知的名家,若把那些不求闻达、隐身人海的专业或业余的统计在内,相信不会是一个小数字了。邓氏兄弟便是其中之一。

邓氏之兄者,邓明是也。我蛮早就知道这个名字了,当时以为他只是位资深编辑和人美社的领导,许多有影响的美术摄影书籍如《世界人体摄影》《上海一日》《APEC宣传画》等与他有关。也许太专注于“为他人做嫁衣”,时间一久,他的书画家身份渐渐远离了大众的视线。

十年前与邓明面识。气质儒雅、为人谦和的他,不事张扬,低调得容易让人忘了他的“分量”。其实,他所拥有或曾经拥有的任何一个头衔或荣誉,印上名片,都足以让人为之仰慕。然而,邓明却淡然面对这些颇具“含金量”的名头。自况“一介书生,文人而已”。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丹青情结。他自幼显露绘画天赋,梦想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大同中学美工组是他圆梦的起点。上世纪七十年代入上师大艺术系深造,经著名书法家黄若舟教授举荐为《书法》创刊号撰稿,由此进入出版社工作,如鱼得水,眼界大开。又勤于思敏于行,悟性高,涉猎广,于书画、篆刻、鉴定、设计、油画、辞章、评论、摄影诸领域均有造诣。1985年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受人尊敬、学有所长的专家型“官员”。

退下来的邓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积聚已久的创作激情终于喷发!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极富挑战性的,所谓“用古人笔墨为古人造像”,反诘时下风行的主观臆造,还原历史人物的“真相”。两年来,他依据历代文献和当事人笔墨风格创作的《守望丹青》,完成了董其昌、徐渭、陈洪绶、清初四僧、扬州八家等五十余位明清以来书画家的造像初稿。他说笔墨好比中国画的DNA,用古人的DNA为古人造像,不像也难,关键看“基因”采样对不对。

再说说邓明的胞弟邓英吧。从小受父母教诲及三哥邓明的影响,以及老城厢文化气息的熏陶,耳濡目染,喜欢上了书法这门艺术。与传统习字者一样,他也是循着二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诸家笔法一路走来,临池不辍。后经书家江理平先生点拨,得承正脉,书乃大进。

谈及学书的艰辛,这位与邓明容貌相似、性格相近的书家,竟道情来。他清晰地记得:盛夏之夜,躲进闷热的小屋,时绑沙袋,挥汗苦练“悬腕五指执笔法”。正所谓“勤有功,戏无益”,1981年起,其书法作品多次入选市级展览并获奖。参与编撰《实用大字帖》《钢笔字课文练习册》等。1994年加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邓英的职业与书法毫不相干。精力有限,他只得把整块的业务时间都用来写字了。又由于非职业书家的缘故,却给单位、同事和友人带来更多的“实惠”,走廊文化、居家布置、贺年春联等,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

的周日才有,能够进行演奏的大部分是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获奖者,所以不要奇怪我的坚持,因为如果不安排你们来,我将为你们而非常遗憾。不一会儿,如水般的钢琴声从屋内流淌而出,如梦如幻地将所有人包裹起来……

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里,聆听着肖邦美妙的琴声,我顿悟:不必纠结于肖邦故居是二战后复建的,也无需执守着若干的陈设与资料只是复制品,因为肖邦故居用更合适的方式向世人传达了肖邦的艺术气质和精神世界,也传达了波兰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无比热爱和自重自尊。

明起刊登一组百岁老人话养生,敬请留意。

邓氏兄弟书画情

张 翥



黄宾虹先生像

(中国画)

邓明



青菜汤

褚建君

做主角,想起了许许多多的杂乱的事情。

先是关于“汤”。小时候的“汤”是最为美好的:讨厌萝卜,但那萝卜汤是要吃的;清蒸的鱼可以温文尔雅地礼让,但那鱼汤是必定要霸占的。这个汤,其实是炒菜或蒸菜的汁,极其之少的,自然是精华了。一次婚宴上,因为喜欢莲藕汤,多吃了几碗米饭,那种“撑”的幸福、连同痛苦,是难以忘怀的。那莲藕汤,就是切成薄片的莲藕被炒了之后的菜汤,又浓又少的,实在是鲜美极了。时下去赴宴,也有吃“鱼翅捞饭”的,尽可以舍弃那饭,把那似汤似羹的鱼翅吃掉,大概也比不上儿时的莲藕汤的味道。

课堂里面偷偷看发黄的小说的时候,发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什么什么好汉,到了什么什么地方,找了家什么什么客栈,都搞不清楚了,只记得他的是用“汤”来洗脚的。这个汤,是青菜汤呢,还肉汤?还是西红柿蛋汤?还是榨菜肉丝汤?不敢问老师的,也许问了老师,他也不知道呢。大一点的时候,知道了“落汤鸡”的“汤”是什么意思。但脑子里面,关于落汤鸡,总是一只鸡掉到了茅坑里面,人们把它捞了起来,又在它的身上撒满了炉灰。

日本人吃汤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如同吃面条的时候一样。这叫做“有礼无体”。在公共场合吐痰是无礼的,因为这是“可以控制的”行为;在公共场合撒尿,倒是不怎么要紧的,因为这是“自然的行为”。呵呵,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本事不小的。

从青菜汤,胡乱地想到这些。读书的时候,很穷,但还有酒喝。了解到、并且看到一些年轻的MM,为了“减肥”,一天只吃两顿的馒头。免费汤的大锅旁,偶尔也有她们的身影呢。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



夜光杯

一位台湾诗人写道:从青菜汤的淡味里,感到了生的凄凉。这个诗句做得很好,经常想起的。今天的晚餐,居然是青菜汤

参观肖邦故居,原本并不在我们华沙之行的安排中,可经不住曾在北京进修过数年的波兰导游用纯正流利的汉语再三向我们建议:去看看,我的中国朋友都很喜欢那里。于是,我们决定挤出时间到距离华沙大约五十公里的热拉佐瓦·沃拉镇,去领略一下这位驰名世界的波兰作曲家、钢琴家诞生地的风光。

经过之前的数日辗转,一行人在前往肖邦故居的车上并不兴致高昂,而帅气的波兰导游却神采奕奕,滔滔不绝,从肖邦的年少成名、无奈流亡到定居巴黎、技惊四座,一直说到年仅39岁病逝巴黎……

“可对于我们波兰人来说,我们尊重肖邦,不仅仅是因为

他的杰出音乐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波兰土地与人民的热爱,对自由解放的渴望。现在,肖邦的心脏就安放在我们华沙的圣十字教堂,这是他生前的请求,虽然他一直遗憾自己是‘远离母亲的波兰孤儿’,但他的心却永远属于波兰。”年轻的波兰导游忽然神情肃穆起来,继续说道:“我坚持让你们参观肖邦故居,因为我相信中国人最能理解肖邦,也最懂我们的民族情感。”

下了车,沿着绿荫掩映的道路,我们来到了一座洁白的小屋。房屋四周是高大的树木、茂盛的藤蔓、芬芳的鲜花,间或有自由欢快的鸟鸣。进入室内,感觉明亮而通透,朴素大方的家具摆设、古旧的绘画与